



# 看看上影节里的那些华语片

◆ 孙佳音



一对黄昏恋人,因误会结缘,彼此心生悸动却迟迟不敢向前,一句笨拙的“我钟意你”解开相互心结,走向生命终点的两位老人从此不惧世俗偏见,徜徉在甜蜜浪漫的爱情之中。另一对恩爱夫妻,彼此搀扶一生,当妻子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后,丈夫独自承担照料重任,一句深情的“我钟意你”印刻了相伴到老的决心。前晚,由韩延导演,倪大红、惠英红领衔主演,梁家辉、叶童特别演出的现实题材爱情电影《我爱你!》作为开幕电影,于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成了世界首映,勇敢、真诚,温暖人心。两对老人走向生命尽头仍然勇敢投入纯粹爱情的故事,不仅丰富了国内银幕的老年形象,更大胆拓展了国产爱情电影的边界。

《我爱你!》犹如这一届电影节上已经和即将与观众见面的众多华语新片,亦是真诚地、勇敢地,记录了时代变迁和人心变化,勇敢地探索华语电影艺术表达的边界。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三部国产新片《不虚此行》讲述了编剧闻善(胡歌 饰)在经历职业瓶颈后,偶然转行成为“写悼词的人”,通过与各位委托人的相遇,闻善慰藉他人,也获得了温暖,最终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故事。《第八个嫌疑人》根据1995年震惊全国的“1500万运钞车劫案”真实案件改编,讲述了以“师爷”陈信文为首的犯罪团伙,武装抢劫运钞车犯下惊天大案后,消失于茫茫人海,警方锲而不舍地对嫌疑人开始长达21

年的追凶历程。《寻她》讲述了陈凤娉(舒淇饰)在意外丢失女儿后,面临家庭的质疑、世俗的偏见,依然勇敢追寻自我,以“我想重新活一次”为信念与勇气,逐渐走出困境的故事。这三部电影的气质必然是截然不同的,但它们均以多元化的影像魅力,见证、记录、呈现了为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

入围金爵奖亚新单元的多部华语新片,以完全不同的叙事视角、影像风格和类型模式,共同展现了当代华语电影新力量。演员王子川演而优则长,自编自导的长片处女作《漫漫漫长日》呈现出一名幻想少年脑海中的正邪奇想,在师生间的斗智斗勇中,编织

出一个充满20世纪90年代怀旧风的世界。另一部青年导演陈小雨自编导自导的剧情长片处女作《乘船而去》,通过单身的儿子、面临婚姻危机的女儿、独处的母亲,逐层探讨家庭内部各自的生活困境,在演员的吴依软泪间,江南水乡气息扑面而来。还有一部自编导自导的长片处女作《年少日记》来自中国香港导演卓亦谦,由名导尔冬升监制,围绕一本少年日记,在现实与回忆交叉推进之时,上演一出令人咋舌的剧情,渗透出校园、家庭和社会中潜在的暴力。另一位中国香港青年导演简君晋自编导自导的第二部长片《白日之下》以悬疑片方式开场,通过记者视

角,揭开一宗轰动社会的残疾人院虐待案,该片以小视角审视记者肩负的职业道德伦理。片中,姜大卫一改往日风流倜傥的形象,诠释一名一语点醒梦中人的“疯癫”老者。曾为《东北虎》《回南天》执笔的刘兵这次执起导演,交出了现实主义处女作《喜欢高兴爱》,以近似纪录片的手持长镜头对准一名敢爱敢恨的女子,通过大特写,近距离感受她在多道感情旋转门中尝到的“苦果”,并在极致的自我折磨,渐渐告别虚无之爱,从女孩走向独立成熟的女人。摄影师出身的罗冬奉上了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梅的白天与黑夜》,影片全程沪语对白,以明暗双线的方式,聚焦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于擅长花式吐槽的玉梅阿姨的住房问题和多段荒诞的相亲。唯美的特写镜头下,聚焦了舞厅、宣家、棋牌室、公园等上海老年群体社交宝地,市井化地展现大都市上海繁华背后的另一面。除了竞赛单元和开、闭幕影片,今年上影节展映同样为华语地区新锐作品提供了向国际友人和本土观众展示的机会。马来西亚导演柯汶利的长片处女作《默杀》;关于被誉为“敦煌女儿”樊锦诗的传记片《吾爱敦煌》;荣获2023年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导演奖和最佳摄影奖的《一个和四个》;荣获2023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等五项大奖的《白塔之光》;讲述理想主义诗人上路历程的《单单》;荣获2022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最佳剧本奖的《孔秀》;荣获2022年重庆青年电影展最佳摄影奖的《最后一夜》……426部展映影片(含短片)中,华语影片近百部,无论是数量还是占比,都远超往届。

走过30年,我们很高兴看到,上影节始终站稳亚洲,辐射世界。走过30年,我们更高兴看到,老将新人、明星名导,汇聚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共兴全球华语电影新局面。

自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以及6月8日召开的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举行以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热词,就像2014年“双创”理论思想出现一样,迅速成为全国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的理论指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理论,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二律背反的评价标准。

我们通常在文艺批评中都会强调既要继承又要创新,既要借鉴又要守正,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都是用自己的矛扎自己的盾,“双创”思想就彻底把这个理论困境给破解了。其实继承也好,创造也好,最后都是为了产生和这个时代相一致的新形态。我们的创新发展不再是一枝一叶、一板一眼,一招一式,而是这些局部的创造要构成整体性的转型。

有了“双创”思想的指导,我们就容易回望中国的文化传统,因为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杰出创造,都是对前一个阶段乃至于对它源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中华文化精神、古典神韵源源不断地贯穿其中。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高峰,它都是转型的结果,“双创”思想把我们局部性的创造,继续争论提升到对整体性的时代转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理论新思想,是对当代民族文化、文艺作了品质上的描绘。

社会文明的特征,彰显在民族文化发展不断守正创新、去芜存菁的过程中,也彰显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之间文化互鉴互融的过程中,更彰显在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唯有进入新时代,它的渊源形成了汇流的态势,这个渊源有三个方面:一、中华传统文化;二、世界优秀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三、中国革命文化。这三者形成了新时代的文化精神。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力增强,在世界大家庭中我们的文化自信提升了,回过头来更加重视传统文化。革命文艺通过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等重大节点,涌现了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万里归途》、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这样的新时代大IP。三部作品中既有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又有人类共同的人道主义、个体生命价值、信念、理想与坚守。

这些作品为什么能成为新时代的高峰之作?因为它们在价值观上是三江汇流。中华传统文化、世界优秀文化、中国革命文化三者形成汇流,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对一部作品的终极评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终体现在文明的成果上,对文艺创作来说,它就体现在文艺作品上。前不久的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30年前的这一天,我编创的都市新准剧《金龙与蜈蚣》在美琪大戏院首演。30年后,如今的青年演员在美琪大戏院演出了传承版。传承版《金龙与蜈蚣》一票难求,掌声雷动,还像30年前的效果一样,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场内是30年前的戏,场外的广告墙恰好贴着两部驻场演出的广告——即我创作剧本的两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和《朱鹮》。

戏剧创作已在不经意间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记忆。1986年我从江苏来到上海,37年来为上海创作了几十部作品,京、昆、沪、越、淮、滑稽戏、舞剧、芭蕾舞,近10个剧种,很多作品都为剧团、剧院的当家IP。当一个作家的作品融入了一个剧种、一个剧团、一个城市,这是对剧作家的最高奖赏。2016年到2021年,上海多部作品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名单,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也在上海举办,一团一策的全新体制模式让上海文艺院团在这5年里连贯发力,积聚了一批具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品质感的作品。一批作品体现着上海新时代舞台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启示性、示范性作用。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开启驻场,推进了舞剧的市场化,又比如《走向上海》标志着中国杂技剧二三十年来的探索走向成熟,很多几十年一遇的事情就在这五年中实现了。

以前我是戏曲界的行者,到处开辟戏曲试验田。这两年我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于北京、湖南、内蒙古、河北、江苏各地一鼓作气创作了五部作品,都带着鲜明的“双创”印记和海派风情。北方昆剧院的昆剧《国风》,重新寻找2700年前爱国文人的源头,在《国风》中我提出了再古典化的概念。昆曲的创作回到明代就是古典化了吗?能不能回到更久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5月30日在湖南首演的湘剧《夫人如见》,源自我参观谭嗣同故居,被他夫人李闰的一句话打动,“国家兴亡,匹夫匹妇皆有责焉”。我在《夫人如见》里

# 重温经典,我们在重温什么?

◆ 华心怡

一点也不意外,上影节的经典旧作一开票,就被一抢而空。自2014年首创“4K修复”单元以来,它们一直是上影节的“公开武器”。今年片单一出,影迷甚至在官方公众号下留言:“王炸来了”“给了我奔赴上海的理由”……

电影学难道不是看个新鲜,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领略世界光影人文,体悟当代先锋哲思的时间、空间?至于经典佳作,不用说资深影迷,哪怕只是普通电影爱好者,估计也是一部没落下,早就如数家珍了。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不同诉说,却如同一颗被埋下的种子,岁月成了滋养,愈久远愈繁茂,愈历经世事愈花开不败,叫人欲罢不能——所以,当我们重温经典时,我们在重温什么?

先来看看本届上影节的片单——《乱世佳人》《阿拉伯的劳伦斯》《教父》《风之棋局》《末代皇帝》《悲情城市》《刀锋战士》《BJ单身日记》,可以看出,这些被选出的经典,风格多样,题材各异,几乎可以包罗所有人的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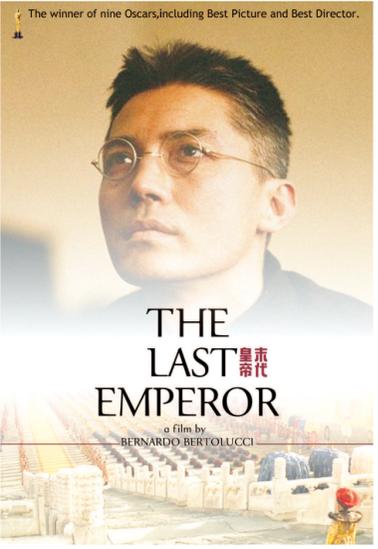
我们重温经典,也在重温内容为王的艺术性与历史性。电影大师的个性化表达,让本就出类拔萃的故事变得各具魅力。安全与未知、热爱与恐惧、坚持与妥协、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或以深刻的,或诙谐的,或凝练的,或精巧的手法,被和盘托出,留下观影者的思索。经典佳作有着过硬的品质保证,这也是口碑加持下的IP热度。

我们重温经典,在重温自我的成

长。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阅历不同,视野不同,对扑面而来的生活,解读自也不同。年少看《悲情城市》,或只为林家的沉浮唏嘘,大概也能看懂一点帮派、平民、知识分子三类人的挣扎。待到中年时沉入,片头的断电,婴儿的出生,都是赤裸裸的隐喻了。冷静的、克制的摄影镜头里,是小我的悲欢离合,更是社会的变革更迭。没有时光的调教,我们是无法真正走近、走入其中的。外观电影,内观自我。难怪有影迷说,真羡慕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都看过这些影片的人。因为,他们也看见了

几十年前的自己和几十年后的自己。而身边,陪自己观影的那一人,是否已不再爱穿格子衬衫,或换了口红的颜色?

我们重温经典,其实也是拥抱当下。看这些老片子,为什么要坐进电影院去看呢?这就是解答了。自然有看电影的仪式感,更多的是体验技术赋予经典的新一份流光溢彩。“4K修复”后的电影每个细节都被完美呈现,光影层次也变得流畅。已经迫



不及待想要去看看《乱世佳人》里斯嘉丽为了见白瑞德,扯下祖母绿色天鹅绒窗帘布赶制的那一身礼服,每一个拼接,每一层褶皱里,都包裹着斯嘉丽“先谋生,再谋爱”的倔强之美。

“4K修复”的银幕经典,就像是老朋友带来的一份新礼物。这份欣喜,总是掩藏不住的。当然,对于从业者来说,用新技术摩挲经典,也意味着低风险与高回报,行业价值得到提升。

# 《萨瓦流淌的方向》心与情怀的交谈之地

◆ 刘春

《萨瓦流淌的方向》是上海女作家陈丹燕第一次执导的纪录长片,也是中国与塞尔维亚的首部合拍片。缘于对“1984年南斯拉夫最佳小戏奖”获奖作品《哈扎尔辞典》的喜爱,2014年陈丹燕前往小说作者米洛拉德·帕维奇故乡塞尔维亚,并将沿途见闻与思考集结为《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 > 地理阅读》。

行走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这座历经磨难、几番被毁又浴火重生的城市,会给每一位进入它的旅行者带来文化、情感、现实的多样触动。也许对文字本身的表达局限忽有所感,也许对影像的光影魅力一直情有独钟,陈丹燕又创作了纪录电影《萨瓦流淌的方向》。在这部影片里,没有出现帕维奇故居等旅行文字中描绘过的场所,也没有关于塞尔维亚古老文明的追溯,换句所说,这部作品在内容上并没有与《捕梦之乡》形成互文,展现在银幕上的,是萨瓦河静静流淌着的“此刻”。

影片讲述了三位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如何费尽心力守护当地文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热爱、坚守和信念。故事层面,我们看到童年亲历过大轰炸的中年策展人,试图用衣服、明星海报、警车等在时光消逝中已然蒙灰、黯淡甚至被人们遗忘的南斯拉夫时代的日常用品,做一场短暂的展览,以此纪念或者追问今日之来处;看到曾经出版过众多经典著作的书店日益难以以为继,年近半百的经理为基本的运营费、图书存储仓库四处奔波;看到从宽敞展馆搬迁到单幢小楼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在极其逼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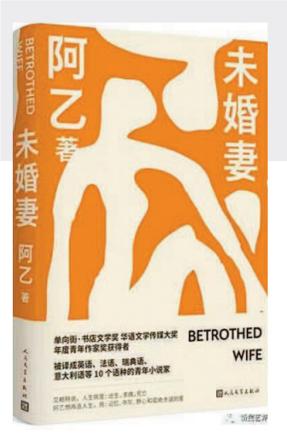
环境中因地制宜,仍然推出画展展览。主线之外,我们还看到街头拉琴为参加国际比赛攒钱的美丽少女、嬉闹的孩童和一个又一个诸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

由此出发,故事之上,我们看到了同为知识分子的陈丹燕带领观众进入的影片精神层面。在纷争不断的巴尔干半岛,这些具有理想主义光芒的普通人,面对历史遗留和现存的种种困苦,带着旁人眼中的“傻气”,为文化传承和发展一直默默努力。他们焕发出的精神魅力,即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力量,也就是影片最后人们口中非常朴素的理念——任社会动荡变迁,他们依旧会坚守的“生活方式”。

精神之外,影片还展现出深厚的情感力量。导演陈丹燕的独白贯穿始终,其具有的多重身份带来了奇妙的情感交汇。对于故事发生地而言,她是外来者、旁观者和记录者,对影片观众而言,她是引领者,而对被采访者而言,她就是来自异国他乡又精神相通的朋友。陈丹燕诸多文字中饱含的真情实感,同样流露在影片之中。她和片中人物以及银幕前的观众所进行的情感交流,具有动人且持久的光彩,某种程度上,那也是能够超越距离与隔阂的力量。

《萨瓦流淌的方向》以影像展示了陈丹燕艺术世界的另一面,她以具有“作者电影”的美学追求和“作家”的独特视角,为以商业电影为主的电影生态带来别样风采。也许这样的电影排片不多也并不盈利,但代表了上海电影的文化品格,实在多多益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想到作家阿乙,我总是会想到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写到的梭罗城里的艺术家,他要拿一根完美手杖,于是他开始挑选木材,挑来挑去不满意,但他矢志不渝,“因为他不跟时间妥协,时

# 书写人人写书 妙不可言 ——读阿乙的《未婚妻》

◆ 付如初

间就给他让路,只好远远地站一旁叹气,因为时间拿他没办法。”终于,他的作品变成了万物中最美的一件,同时,他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一个美妙而比例适当的世界。梭罗于是说:“材料是纯洁的,他的艺术是纯洁的,结果怎能不奇妙呢?”

迄今为止,阿乙的每一本书,似乎都在追求这样奇妙的效果。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阿乙一直惜字如金,实现了叙述精简、简洁、冷峻的奇妙效果。而长篇小说《未婚妻》与此相反,他想要在繁复、绵密以及写实和飘逸自由衔接的“意识流”中,找到记忆之于写作和人生的奇妙效果。这一次,他几乎是在以做学问的方式写小说。他在《追忆

似年华》《尤利西斯》和他读过的其他书里寻找跟自己的阅历、体验相似的描写,然后让这些描写变成自己故事和经历的注释。他把玩每一个如此重逢的细节,把玩书写人、人写书的奇妙,把玩经典经由自己的慧眼才得以照进现实的奇妙。

小说中的“我”,像作家阿乙本人,也像他对着自己的影子虚构出来的另一个“我”在县城当警察,一次下乡检查工作的时候,在井边对一个姑娘一见钟情。于是,县城婚姻开始进入“流程”:说媒、相亲、父母见面……双方之长、身份、家庭、收入、地位等,都进入了一种中国式当户对的评估体系。阿乙当然不会满足于线性讲述这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指引新时代文艺创作

◆ 罗怀臻

戏剧创作已在不经意间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记忆。1986年我从江苏来到上海,37年来为上海创作了几十部作品,京、昆、沪、越、淮、滑稽戏、舞剧、芭蕾舞,近10个剧种,很多作品都为剧团、剧院的当家IP。当一个作家的作品融入了一个剧种、一个剧团、一个城市,这是对剧作家的最高奖赏。2016年到2021年,上海多部作品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名单,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也在上海举办,一团一策的全新体制模式让上海文艺院团在这5年里连贯发力,积聚了一批具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品质感的作品。一批作品体现着上海新时代舞台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启示性、示范性作用。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开启驻场,推进了舞剧的市场化,又比如《走向上海》标志着中国杂技剧二三十年来的探索走向成熟,很多几十年一遇的事情就在这五年中实现了。

以前我是戏曲界的行者,到处开辟戏曲试验田。这两年我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于北京、湖南、内蒙古、河北、江苏各地一鼓作气创作了五部作品,都带着鲜明的“双创”印记和海派风情。北方昆剧院的昆剧《国风》,重新寻找2700年前爱国文人的源头,在《国风》中我提出了再古典化的概念。昆曲的创作回到明代就是古典化了吗?能不能回到更久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5月30日在湖南首演的湘剧《夫人如见》,源自我参观谭嗣同故居,被他夫人李闰的一句话打动,“国家兴亡,匹夫匹妇皆有责焉”。我在《夫人如见》里

提出了再剧种化,让声乐艺术回到作曲家介入设计唱腔之前,回到演员的原声,让最民族的和最现代的交汇。在扬剧《阿莲渡江》里提出了再手工化,用竹筛子放生黄豆摇晃制造出浪潮声,用钢板在后台模拟打雷……让观众身临其境。最近,在内蒙古排舞剧《胡笳十八拍》之际,我以大民族观重新处理了这个题材。在河北梆子《万里江山》里,我将杨家将的故事以新的解读,让传统戏曲从戏园子或者镜框式舞台解放出来,进入新的演艺时代。

为什么最受到呵护、扶持的中国戏曲,越来越内卷?这个时候应该问自己,我做得怎么样?问剧作家、导演、演员,你的创作、表演是不是为你的剧种赢得了新的观众?不能光盯着得奖,得奖固然是一种表现,但不是终极表现,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被传播,那才是最高的检验。问理论家、评论家,你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理论的更新,还是只见树木不见高山?问教师,是不是你的学生一毕业就过气了?因为教材都是古人的、洋人的,不是今人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责任人,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就会推进加快。每个人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了,大家就都好了。全靠靠自己嫁给了自己的剧种博同情、卖惨,这行业还有希望吗?

放眼当下的舞台,舞剧的破圈之作诞生了,戏曲的破圈之作还未能如愿。这两年创作的作品都在试图走出传统的镜框式舞台,走进现代演艺的新空间,都带着鲜明的海派的印记。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希望它们可以成为现代文明的新成果。

提出了再剧种化,让声乐艺术回到作曲家介入设计唱腔之前,回到演员的原声,让最民族的和最现代的交汇。在扬剧《阿莲渡江》里提出了再手工化,用竹筛子放生黄豆摇晃制造出浪潮声,用钢板在后台模拟打雷……让观众身临其境。最近,在内蒙古排舞剧《胡笳十八拍》之际,我以大民族观重新处理了这个题材。在河北梆子《万里江山》里,我将杨家将的故事以新的解读,让传统戏曲从戏园子或者镜框式舞台解放出来,进入新的演艺时代。

为什么最受到呵护、扶持的中国戏曲,越来越内卷?这个时候应该问自己,我做得怎么样?问剧作家、导演、演员,你的创作、表演是不是为你的剧种赢得了新的观众?不能光盯着得奖,得奖固然是一种表现,但不是终极表现,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被传播,那才是最高的检验。问理论家、评论家,你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理论的更新,还是只见树木不见高山?问教师,是不是你的学生一毕业就过气了?因为教材都是古人的、洋人的,不是今人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责任人,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就会推进加快。每个人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了,大家就都好了。全靠靠自己嫁给了自己的剧种博同情、卖惨,这行业还有希望吗?

放眼当下的舞台,舞剧的破圈之作诞生了,戏曲的破圈之作还未能如愿。这两年创作的作品都在试图走出传统的镜框式舞台,走进现代演艺的新空间,都带着鲜明的海派的印记。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希望它们可以成为现代文明的新成果。

提出了再剧种化,让声乐艺术回到作曲家介入设计唱腔之前,回到演员的原声,让最民族的和最现代的交汇。在扬剧《阿莲渡江》里提出了再手工化,用竹筛子放生黄豆摇晃制造出浪潮声,用钢板在后台模拟打雷……让观众身临其境。最近,在内蒙古排舞剧《胡笳十八拍》之际,我以大民族观重新处理了这个题材。在河北梆子《万里江山》里,我将杨家将的故事以新的解读,让传统戏曲从戏园子或者镜框式舞台解放出来,进入新的演艺时代。

为什么最受到呵护、扶持的中国戏曲,越来越内卷?这个时候应该问自己,我做得怎么样?问剧作家、导演、演员,你的创作、表演是不是为你的剧种赢得了新的观众?不能光盯着得奖,得奖固然是一种表现,但不是终极表现,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被传播,那才是最高的检验。问理论家、评论家,你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理论的更新,还是只见树木不见高山?问教师,是不是你的学生一毕业就过气了?因为教材都是古人的、洋人的,不是今人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责任人,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就会推进加快。每个人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了,大家就都好了。全靠靠自己嫁给了自己的剧种博同情、卖惨,这行业还有希望吗?

放眼当下的舞台,舞剧的破圈之作诞生了,戏曲的破圈之作还未能如愿。这两年创作的作品都在试图走出传统的镜框式舞台,走进现代演艺的新空间,都带着鲜明的海派的印记。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希望它们可以成为现代文明的新成果。